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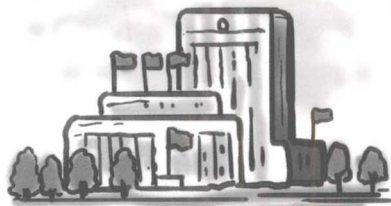
许卫国文集

许卫国

机关里的机关

许卫国 著

凤凰出版社



机关里的机关

许卫国 /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机关里的机关 / 许卫国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 1

(许卫国文集)

ISBN 978-7-5506-1705-6

I. ①机… II. ①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2465号

书 名 许卫国文集之机关里的机关
作 者 许卫国
策 划 张延安
责任编辑 康天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鲁汇荣彩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狮子营村村南, 邮编: 102211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66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705-6
定 价 100元/套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5)

許廣文 文集 目录
Contents

本书的开头·····001	迎接检查·····039
调动·····004	写申请·····042
档案·····007	谈话·····044
安排·····010	报销·····047
人事·····012	接待·····049
分配·····015	官人和艺人·····051
考核·····017	评职称·····054
签字·····019	刚到机关·····056
公章·····022	电话·····059
开会·····024	告密·····061
座位·····027	决定·····064
领导讲话·····029	吃喝·····066
研究·····032	下乡·····069
说话·····034	老同志·····071
职务是检验才能的唯一标准··036	小人·····073

公示	077	营救的变异	112
文件	079	政府厨师	114
评先进	081	开发商	116
领导出差	084	群体事件	118
年终	086	上访	121
招商引资	088	辩证法	124
敬酒	091	生病	126
拜访	093	家属问题	128
秘书	095	新官上任	130
驾驶员	097	女领导	132
二奶	099	撒谎	136
劳改回来	101	党政关系	138
二线	103	闲话级别	140
信仰	106	再说级别	142
门卫	108	上面有人	144
接待办	110	廉政文化	146

腐败·····	149	帮派·····	184
订报·····	151	逢年过节·····	186
红与黑·····	153	说迎接·····	188
举报·····	155	等级·····	189
批评·····	157	忧患意识·····	191
活动·····	159	蹲点·····	193
数字·····	162	特事特办·····	195
办公室·····	164	中心工作·····	197
扩大会·····	166	辞职·····	199
代表·····	169	一把手·····	201
好人·····	171	好单位 孬单位·····	203
口号标语·····	173	权力的衰败·····	204
计划·····	175	解放思想·····	206
作风问题·····	177	追悼会·····	208
冬训·····	179	后记·····	210
选举·····	181		

江湖深似海，官场比海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官场，究竟在何处？

——题记

本书的开头



长到好长时间，才听到这个词，叫机关。记得有一次，我们家来了一个安徽人，是为煤车押车的，和煤一样的肤色。那人对我父亲说，我现在调机关了。说着，还拍拍腰上的手枪。手枪我没看见，但是看见了手枪的皮壳子。机关？我在想，和电影上的机关枪是什么关系？后来识字，读到机关算尽太聪明，对机关反而更模糊了，识字也没用了。直到有一天机关来找我，我才知道，要我去的地方就叫机关。

我原先在乡下一个很小的学校里教书，学校之小，不用敲铃，用中等声音喊一声——上课了！孩子们都会如雷贯耳；学校之小，连校长副校长一共就五个教师。一个叫公办教师，即工资全部是公家给办的；两个民办教师，即公家给补贴，生产队给工分；两个是队办教师，即只拿生产队工分。校长和我们在一起办公，每一个抽屉都不上锁。所以，在这里，我始终不认为这是一个机关，也机关不起来，书本一放，回家拿起镰刀就下湖收麦子，还机关呢。

进机关不是我的追求，是领导的安排。但是，我是有追求的人，只是不切实际的追求，别人都去争做能逮到老鼠的好猫，先富起来，我却老鼠一样在那阴暗的角落里，肉麻地长吁短叹，不

是无病呻吟，像是脑子有病在呻吟。时间长了，这呻吟传到县里文化馆，有位搞音乐的馆长认为这不是呻吟，而是诗歌，于是，写信给我说文化馆缺人，要我去细谈。

第一次，我认为这就是机关了。首先它有大门，不是我们的小学校从三百六十度任何一点都可进入。这里，就一个门，门卫是一个穿黄军裤的粗人，手拿扫把问，你找哪个？其实他一般不问，其他人自由来往，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他可能看出乡下来的民办教师那特有的气质——拎个小队会计的包，手抓一顶草帽。我说，是周馆长叫我来的。他再次安检一样打量我，说，三楼，左拐，西边第二个门。太复杂了，差点记不住，想再麻烦门卫重复一下，门卫去打扫厕所了。机关，机关，这就是机关，我想起好多年前，那个安徽人对父亲说，我调机关了。

我牢记门卫的教导，不时地复述着三楼，左拐，第二个门。刚上楼梯，下来一个极为漂亮的女人，警惕又随便地看了我一眼，留下极端的香味，我顿时就晕了，果然，我向右拐了，问，你是周馆长吗？正在画画的那个人说，你看不见吗？这是美工室。向左拐，第二个门。我把两手伸直，第一次确认谁左谁右似的，确认后，把左手伸出指路，这次，没走错，但是门关着，旁边的门里人见我敲门，还是警惕地问我，你找谁？我说找周馆长。她说，去局里开会，上午可能不会来了。我觉得无地自容了，站在阳台上都觉得碍事。我正想回去，周馆长来了，夹了一大包文件，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没看见这么多文件，除了考试卷。我们面面相觑，还是周馆长先说话了，你是？我说，我叫许卫国，你是？他说，好，来办公室坐。

那时用人还不算太腐败，用人有的还是要看德才，无关紧要又轻松的岗位你尽可以用权力安排亲属，但有的岗位似乎权利还不能代替。比方说，目前文化馆急缺一个搞文学创作和小报



编辑，大领导们是不忍心让自己的亲属来费脑筋，耗心血，受委屈，受洋罪的。所以，周馆长以事业为重，在无数业余作者中发现了我，而我既无背景也无靠山，既无金钱也无物质，给别人不能带来丝毫的实惠和慰问。可周馆长不看这些，不需这些来鼓励。那时纯洁的人还真不少。我暗暗叫苦，周馆长啊周馆长，你是伯乐，可我未必是千里马。如果，我令你失望，那也只能怪你自己，那就是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机关，门有牌号名称，人有沙发，写字台，电话，墙上有文件袋，地上有报夹。两张地图，一张中国，一张世界，明显就是身居祖国，眼望全球。我们身在教室，门外就是黄麻地，秋后就是小麦地，春天，小麦的味道就环绕着教室，有槐花，还有野蜜蜂，蝴蝶。有时散放的牛羊，还会突然走进教室，咩咩地也不知说些什么。师生都为之一振。有时一个妇人突然闯进来把孩子一拖就走，也不知什么原因。等老师反应过来，人已经远去。

机关，见不到土壤，只是花盆里有。到处是水泥地坪，下雨又怎么样？画画的那位后来成了我的同事，告诉我，好几年没穿过雨鞋了。天哪，我的雨鞋负担最重，雨天，义不容辞；晴天，还得两天路眼出来才能换布鞋。周馆长还担心我不来，我则担心来不了。因为不少人在活动，人家也会写，也会编，还有市里关系，关系和机关毕竟有一个字相同嘛。

其实，文化馆只是一般的机关，还比较松散，自由，透明，大多数文化人做鬼也害不死人，都是心高气傲，性情使然，更有专心艺术的，对于机关里的机关，更不愿去动脑子。他们只陶醉作品发表与获奖。应付上级搞搞培训和演出，没事喝喝酒，谈谈女人，并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就是这种机关，早先也叫我觉得深不可测。

调动



在机关的人，一辈子对于调动这件事最感兴趣。调动大约有两种，一是组织因工作需要调动，二是自己因个人需要，本着人往高处走的原则而调动。所以，组织人事部门，仅仅这项功能就可以经久不衰，让机关者望而生畏，肃然起敬。没有活动能力的就只有服从组织和命运的安排，或听天由命，或坐以待毙。组织人事者，整天拿着他们像拿着棋子一样煞有介事地摆布，出将入相，调遣任免，招招有理有据。当然，有时也有错棋。我曾经听说一位公社副书记，已经过世年把，可那些貌似严谨认真的组织人事者并不知晓，还把他委以重任，调往另一个公社，结果闹出了笑话。

调动有的平调，有的升迁，有的贬职。调动之前，组织要谈话，要你提出什么要求，想法。聪明的就说，服从组织分配，党教干啥就干啥；有的真以为有要求就可以满足，于是就提出条件一大堆。你想想，都像你这样，还怎么工作？于是，得到组织上“你的要求，我们会考虑”的承诺，实际上就是考验你的耐心了。等着吧，什么态度！？贬职的调动，几乎没有什么要求了，只是感谢组织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到新机关一定痛改前非，争取早日把处分拿掉。如果到这个份上还讨价还价，恐怕就要雪上加霜。

以前，大家知道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都以为调动是革命

工作的需要，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后来有的机关算尽的人发现并非如此，就以活动搞调动。决定可以重新决定，调令可以重新填写，在主管者看来也就是一张纸而已。于是，找人啊，或讲原因，为什么要调动，原机关怎么不适应，新机关怎么好发挥特长；有关系不错的，就根本不要说原因，就直接说那个机关吃香，实惠。这种调动大多是先苦后甜，之前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没路子的，要找人牵线，一个人只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也同样走多了就成了路。询问一次，就要花销一次，要耐心，要始终保持热情，火候到了，水就到了，水到了，渠道就成了。即使你关系很硬，软的东西也得花点，软的东西很多，比如纸币啊，酒水啊，器官啊等等。像我这样一毛不拔的，要么等奇迹发生，要么自作自受，要么自娱自乐。

如果，从县里调市里，从市里调省里，除非你是非常必要的人才，非常特殊的关系，那就必须活动，就得有运筹帷幄之雄才，决战千里之大略。有一个仅仅把儿子调进小车班开车，就是在县里，她到市里找到市长、组织部长的儿子女儿在上几年级，然后再找到他们班主任老师，看班主任和哪些人同学过，那些同学中有没有和我的同学、同事、朋友熟悉的，然后这些人再去找班主任，班主任再去找市长、部长，他们再给县里打招呼。所谓曲线救国，所谓正面佯攻，迂回包抄，所谓合纵连横，三十六计都得要升级版了，否则根本不能与时俱进了。你从连队调军区，你是九〇年兵，就得找七〇年或八〇年兵问他们的战友干什么了，是不是老乡，和地方有什么联系？别看这些似乎是理论工作，对实践很有实际意义。

我也曾经调动几次，只是没有上面的遭遇。我从小学校到文化馆，其中内幕一概不知，直到有一天两头领导通知说，你去吧。你来吧。我就去了。根本不知道这期间因为我都发生了什



么。后来调到报社，那是要考试的。报名是自由的，符合条件谁都可报，可我恰恰两个关键条件不够。我们敬爱的田总说，你可以破格。我和田总无亲无故，报考之前一概不知田总为何人。后来，笔试、面试结束后，田总亲自来考核，组织原单位人员座谈，之后对我说，你是洁白无瑕啊。田总是书生，难免有书生气。我说，田总，我干的坏事大家也不好当面说，组织上也未必知道啊。田总大笑，说，真是君子坦荡荡。

调动时，出现了一点奇怪。调令来了，当地有点不情愿，有点从中作梗的意思。是不是本着雁过拔毛的原则，还是珍惜人才？我想只能是前者，因为，我不是人才，若是人才，在一片重视人才的喧嚣中，我不可能像宫女徒有青春和美貌，而终身不得宠幸，默默老死宫中。有位老同志不高兴了，说，人家来时，你们推三阻四不想要，走时又不让人走，真是不干人事。

调动之难，难于上青天。我的老师，结婚后就天南地北，相隔几千里，牛郎织女每年还七月七会面一次，他们三五年也难得一见，就靠书信保持关系。直到二十年以后，时代变了，才允许调动，可这时他们婚姻也变了，各取所需了。仅此调动一项，不知全国机关多少人整天在殚精竭虑，在望穿秋水，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在春风得意马蹄疾。又有多少人因调动而率先富了起来，从内心感谢改革开放了。



档案

原先听到“档案”这个词，鉴于它的神秘和严肃，以及我们的无知，以为叫党案，就不敢再往深处想。档案如幽灵与机关人形影不离，但是，就是你自己的档案，你也一无所知，你也不知道它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

我在宁城上学的时候，校长第一次用档案的概念来吓唬我们，来警告我们，据悉有的同学和非同性的同学夜出，很晚才回来，甚至不回来，教务处要查清楚，放入档案。我们做贼心虚，就问班长放入档案会怎么样。班长说，将来分配、任用都是参考，当然表现好的比表现坏的放进档案划算。于是，我们总想看看我们的档案，究竟放了什么，可档案像封建时代的大小姐，一般人根本看不到身影，更遑论器官了。身居闺中，也只有门当户对者才可一见，那就是组织人事者、领导。后来，阴差阳错，学校党组织发展我为积极分子，毕业时，组织委员像交绝密文件似的对我说，必须保管好，要及时交给你的单位支部存档。果然，牛皮纸袋子，封口是白纸，白纸上盖着鲜红的公章。我想看一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但是，终于没敢动手，郑重地交给了单位领导，好像给地下党送的密件。

后来，我在党史委混了一段时间，办公室和档案局在一个楼。除了办公室，四层楼全是档案柜，柜子里存放着各种各类的档案，最为珍贵的并不是具有文物价值的资料，倒是那些干部的



人事档案。这种档案集中了一个人的所有表现，社会关系，家庭出生，婚姻状况，子女亲属，生辰八字，有自己的鉴定，这个当事人还是知道的，但日久天长也就忘了。朝下去，支部意见，党委意见，领导签字就是永远的谜了。鉴定年年写，写得像雷锋、孔繁森那是自己的心情；意见年年签，那是领导的好恶，互不搭界，档案不断增加新内容，直到死。很多机关人，魂就在档案里。档案室也确实像骨灰陈列室，寂静、庄严、肃穆。进去的人不是一般人，一般人进不去，进去得有一定级别和一定级别的介绍信，得要有档案管理人员跟着，跟着就是监视。看档案也像地下党接头呢。

由于工作关系，我看到不少历史文件，报纸，心情很激动，既久别重逢又相见恨晚，对人事档案倒不感兴趣，因为那是别人隐私。一次偶尔看到一个已故多年的老同志档案，处分一栏里竟私自烧酒被开除党籍。真是生不逢时，要是现在办个酒厂，不仅自己醉了，连官员都跟着头晕，谁还会处罚老板呢？说不准在党员的基础上，再加一顶全国人大代表的帽子呢。原来档案里还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有一年，邮电局分家，财产、职务分得都很仔细，只是把具有档案价值的纸张忘了。后来扒旧房子盖新楼，阁楼上几大捆档案被收废品的买去，被我发现，鉴于我对档案的一贯重视以及档案楼里的熏陶，我当即买下这几捆“废纸”。小贩好在没有以为我是同行，同行是冤家，我们不是冤家，多出几块钱就给我了。那是骄阳似火的季节，我在办公室阳台前整理了一上午，满身灰尘，满眼沧桑。我看到一个新县域的昨天，看到五六十年代干部与群众的血肉感情，看到伟大的人民在战胜困难时的英雄风采，看到历史的脚印是怎么从羊肠小道一步步走向砂疆路，石子路，柏油路，高速公路。很多人在陶醉和歌颂今天的柏油路，却忘了



那羊肠小道的功劳，甚至鄙视、贬低那崎岖和曲折，实在是无知和肤浅得令人痛心。人不能不讲良心，不能看到自己如何健壮年轻，风华正茂，却无视和忘记父母的付出和衰老。

那一年，上级落实政策，让那些六十年代下放农村的人，把户口再转到城里，表明党没有忘记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当年响应党的号召，体谅国家困难，带头下放到农村劳动，倒是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士，始终坚守在城里始终过着舒坦生活。当时，城乡差别还在，农村的情景和烙印还历历在目，所以，这些下放户还乡团一样积极踊跃想回城。但是，必须拿出能证明你以前是城市人的证据。天哪，谁有这么长的眼眉毛——远见。几经搬家，岁月洗劫，哪还有片纸呢？尤其像我们这种家庭，孩子多，管理难度大，什么也剩不下来。于是档案局就成了圣地，就成了希望。我们家就是因为大海捞针，捞到一份县卫生系统在1950年表彰劳模的文件上有我母亲的名字，全家一夜成了城市户口。可是，我早已经通过考试上学，率先混入城市户口，不仅没有激动，也看到这种户口意义将越来越没有意义了。我母亲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三批接生员，经常深夜雨夜去给孕妇接生，随叫随到，毫无怨言，劳模先进当之无愧。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农村又是更进一步，却使我们接近城市的气息倒退了好多步。但是，我们还是感谢母亲，这样，我们既有了农村的生活锻炼，也有了城市了的阅历和感受，人生难得两全。

档案看似一本正经，威严神圣，密不传人的样子，但在小人手里就变得无能为力了，面目皆非了。因为，档案是人管的，它自身并没有自卫能力。所以，落入小人之手，老了可以变年轻，直至可以年轻到和儿子相差无几，以便于适应干部年轻化，也可以多干几年有含金量的工作；年轻也可以变老，总之，资格、工龄、学历、奖惩都可以青山着意化为桥。

档案，挡不住有人作案。

安排



安排这个词是领导在机关里常用的一词。对于调动的成功，分配的认定，紧接着就是安排，别看你调到那个你心仪已久的机关，但是在这个机关里安排在哪个科室，哪个部门，还得继续努力。说我们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归结到安排就再贴切不过了。一个人，在上司眼里，就是螺丝钉，就是一块砖，怎么安，怎么排，他心里有数。好的上司，他会人尽其才，物尽其力，会让一台机器螺丝钉恪尽职守，确保正常运转，会使一块砖无论在地基，还是在封顶都会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随时被安排着。那年，我们去上学，下了班车，上了校车，稀里糊涂地被拉到校园。校园里一片混乱，雨下着，把灯光下得泪眼婆娑，我们如无头苍蝇在雨中寻找食物似的。这时，那边一位操江南普通话，戴蛤蟆眼镜的人喊道，刚到的同学到这边来，我来给你们安排一下。果然，没多会，我们都被安排了，找到了自己的床铺，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顿时倍感亲切，毫无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安排真好。

我到人民出版社工作时，总编也说，你等一下，我叫办公室安排一下。不一会，办公室来人一二，给几样办公用品，又把退休老王的桌子挪动，改变一下方向，把王总的地方让给新任的魏



总。办公室虽小，也有一把手，一把手的地方不是乱坐的，如果不把我安排过来，依旧坐在王总的原先位置，外来人会以为我这个临时人员是领导，那是要出笑话的，接着，办公室的同志说，吃饭，从这向南一百米再向西二百米就是出版社食堂，在原来民政厅的大院子里，朱厅长还是你们老乡呢。最后说，在办公室这里要注意，一，不能在这里过夜，更不能带人在这里过夜；二，不能烧电炉、热水器。鉴于全国光棍汉在举国上下机关里都在烧电炉，所以他特别强调。我点头称是。他说，好了，请老魏安排你具体工作吧。后来，我发现我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我不仅在办公室过夜，更带一个异性来剪烛西窗，谈诗论文，而且把炉火烧得通红，居然把下一句“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哼了出声，她惊讶我现在唱什么《国际歌》。她是写诗的，应该知道功夫在诗外。夜深，电得以喘息，电炉就越烧越亮，根本不要开灯。烧点东西吃解解馋，其他也就跟着解馋了。

安排是很复杂的，一个普通会议，就要安排座位，要安排音响，要安排材料，要安排会标，要安排媒体，要安排茶水，香烟，餐饮，车辆……真是安下去一排又一排，比演一场大戏还复杂，这还不算，要是遇上大领导来，那就不是一般的安排了。坑坑洼洼的路我们已经习惯了，可是马上就要改变我们的习惯，大理石也好，花岗岩也好，总之要不惜一切代价，夜以继日地铺好；干涸的水沟我们已经熟视无睹了，可领导要从这里经过，就要马上安排抽水，抽什么水？当然是自来水，只有自来水才能清澈见底，才能碧水蓝天。接下来，要安排保卫，要安排警车开道，要安排参观点，要安排具有表演天赋的群众准备询问，要安排吃饭……一切安排停当，连安排的人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干了些什么。

当然，安排是必要的，是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科学的安排